

我的军营,我的战友

苏国荣

清晨,我骑着单车上班,把手冷冷的,吞口气冷冷的,喷出一缕缕白雾仍似乎是冷冷的。

走进办公室,有我的一封来信,信封上的字体龙飞凤舞,熟悉却又久远。是他!现在怎样?是不是还像从前那样?二十年了,整整二十年……

今天是我们相识的日子,我在遥远的地方深深地祝福着你,并赋诗一首:

缕缕清风柳色荫,天涯何处与谁亲。
三年营地青春度,别离几多今犹新。
循着诗的足迹,我仿佛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军营,耳边似乎响起嘹亮的军号声,操场上的“喊杀声”,战友高唱“战友!战友!亲如兄弟……”,歌声响彻云霄,斗志昂扬,热血沸腾。这是使多少血气方刚的好男儿向往、憧憬的地方啊!一切都是那样亲切;都是那样友善、和蔼;都是那样天真烂漫。世界充满无限的新鲜、多姿、纷呈,而显得广阔无比。湛蓝的天空,拔地而起的秀峰;漓江的水,路旁的乔木、灌木、营房;战友的衣襟……一切的一切,都是碧绿、湛蓝得像诗一般的世界。

我们同吃、同住、同训练、同学习,井然有序,有条不紊,严肃而活泼,充实而令人流连忘返……

每逢节假日休息,我有个习惯,必去团部图书馆。我第一次进图书馆时,面对满柜满桌、堆积如山的书,就像饥饿的孩子见到面包一样,眼睛都在发亮。平时书看得差不多了,我就顺手到旁边的报架上拿起《湖南日报》浏览。久而久之,我发现一双深邃而略带乞求的目光一直在注视着我。莫非他有什么事?接上话才知,他也要看《湖南日报》,但图书馆仅有一份。他每天要把湖南的变化逐字逐句看遍,有时还用笔摘抄起来。此后,我知道他有个这个爱好,待他看完后我再看,然后与他一同走出图书馆……

从此,我俩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。谈各自的家乡及家庭,过去与未来,理想与人生,工作与学习,现实的与不现实的,讲得滔滔不绝,听得如痴如醉。我俩谈的最多的,还是《牛虻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烈火金刚》《剑》《茶花女》《红与黑》《俊友》……以及当时路遥的中篇小说《人生》。我们不仅谈人生,而且对书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深表同情,观点不一致时还经常争论,甚至争得面红耳赤,一连几天不搭话。到了第三天,顶多一个礼拜,不是他找我,就是我找他……

曾有几天,我因家里遭受水灾而精神恍惚不定,总是默默地眺望看南方——家乡的方向。他找我好几次,我没有搭理他,不想让他替我担忧,但有一天,我发现他与我们连队指导员在神秘地嘀咕着什么……

我到部队已服兵役三年,该回家探亲了。当我跨进家门时,还来不及卸下行李,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封信,用颤抖的双手捧给我。这封信,是我三年来经常见到的,太熟悉了!敬爱的老妈妈:

您好!我是您儿子的战友,得知您家因水灾倒塌房子,我与您儿子的心情一样沉重,但相信当地政府会优抚家属,为军人排忧解难,解除后顾之忧。您儿子怕牵涉部队领导的精力,不告诉任何人,是他连队的指导员从他老乡中得知的……现寄上100元钱以表心意,请到当地邮局查收……

落款是:您儿子的战友
当我返回部队时,他却退伍回乡了——回到美丽富饶的洞庭湖畔去了。

二十年了,多少个日日夜夜,我在寻觅,在回忆,在感激……我的这位善良、亲切的战友,你如今过得怎样?我们何时能重逢,说起那珍贵的友谊和军营中难忘的往事?

铁血军魂 峥嵘岁月

株洲是一片浸染过热血的土地。从醴陵到攸县,从茶陵到炎陵,处处都有红色的足迹,处处都有英雄的故事。抗日战争中,无数株洲儿女奔赴前线、浴血奋战;解放战争时期,更有一批又一批共产党人在这片土地上坚持斗争,直至黎明到来。

为纪念一年一度的建军节,我们特推出这期专版,致敬那些在株洲大地上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过贡献的军人。记录那些站过岗的人,记录那些扛过枪的人,记录那些默默守护过我们的人。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军营,投向那些把青春交付给国防的人。这里有过历史事件的追述,也有对平凡英雄的深情回望。有亲历者的口述,有军营里的青春,有训练场上的尘土,有战友之间不必言说的默契,也有脱下军装后依然不改的那份本色。在这些朴实真挚的语言里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,中华民族的不屈脊梁。他们拼在一起,就是一个时代的侧影。

历史不会忘记,我们更不能忘记。他们都把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国家,都用最沉默的方式完成了最沉重的担当。军人,是一个国家最硬的脊梁。

青山为笺,电波为墨:我的通信兵岁月

陈歌今

遥想33年前,我们一群新兵下连队的那天,大家坐上一辆“解放”牌大卡车,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三个多小时。山路十八弯,盘旋到云端。极目四望,群山连绵起伏,绿意从稀疏到葱茏,山风裹挟着湿润的泥土气息扑面而来,远处的鸟鸣从零星几声变得此起彼伏,仿佛整个山林都在耳边苏醒。

突然,车辆停下,带队的首长大声对我们说:“到了,到了!”抬眼望去,一堵高高的围墙顺着山势的起伏,像一条蜿蜒的长龙。一排排营房修建在一道狭长的山沟里。营院内的围墙上,“养兵千日千日用,决胜千里千里通”的红色标语赫然在目,这就是一座深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固定通信站。

从此,铁打的营房成了新家,绵延的青山成了背景,枝头的鸟鸣成了闹钟。而我的战位,藏在更深沉的寂静里——地下坑道。在高耸的山峰下,一座不起眼的钢筋混凝土小屋,便是通往机房的入口。走进一条曲里拐弯的长长坑道,渐现一间宽敞的机房,看见一台台通信设备,如一堵堵墙似的整齐排列。天花板上悬吊的日光灯,机器上闪烁的指示灯,墙壁上悬挂的应急灯,是青春最明亮的星架。

“西南大地,热血男儿,铸就我们钢铁二连……”每天清晨,我们在跑操时,就把这首首歌高唱,阵阵声浪撞碎山谷的寂静,像一声嘹亮的号角刺破迷茫,穿透云层的阳光照亮山林。这响彻云霄的歌声,带着山巅的风、草叶的露、晨光的暖,顺着通风口弥漫进地下坑道。

“白天兵看兵,晚上数星星。”有人说,军营就是这么单调重复。可是,当我穿上这身军装时,便懂得了浪漫不是花前月下的缱绻。这里,没有春花秋月的流转,只有热血奔涌的执着;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,只有挥汗练兵的热烈;没有朝暮缠绵的依偎,只有赤胆忠诚的坚守。在这片没有硝烟的战场,我们用线缆编织网络,用信号架设桥梁,把青春律动的脉搏,融入国防通信的生命线。

十二载春秋盛夏,又几番寒来暑往。我在地下坑道里谛听大山的寂寞心跳,听那春暖花开时抽枝的微弱,看岩缝里钻出的新芽,见证生命的顽强。听那初夏时节,不知疲倦的鸟儿在繁枝茂叶间,格外惬意的啾啾。听那清秋落叶的轻颤,看山风卷着金黄穿过营房的窗棂,在坑道入口堆成一层薄薄的地毯。听那寒冬飘雪的静谧,看积雪压弯竹枝的弧度,像是系上了一条银白的丝带。

草绿色的日子,青春从未留白。我们把“当兵不习武,不算尽义务;武艺练不精,不算合格兵”的训言,镌刻在军事训练每一个标准的动作里,镌刻在线路遍测每一次校准的参数里,镌刻在载波传输每一组精准的波形里。当电缆穿过岩石在山谷间穿行,当数据跨越山河在网络间奔涌,当每次重要保障任务确保准确无误时,我们便成了科学的“千里眼”“顺风耳”。

青山不寂寞,岁月会留痕。它会记得我们进出坑道的坚实足迹,那些深浅不一的脚步,藏着每个清晨的霜、黄昏的霞、月夜的星;它会记得坑道深处设备调试的回响,那些电流的嗡鸣与工具的碰撞,是比鸟鸣更动人的天籁。它会记得在夜深人静交接班时,年轻战士的手在值班记录本上郑重交接的温度,每一行字迹都洇着责任,每一次签名都落着担当,每一颗初心都热辣滚烫。

人在军旅的真谛,从不在聚光灯下的荣耀里,而在日复一日的岁月坚守里。有一次,探亲回家,一群老同学聚会会在霓虹闪烁的餐厅,有人问我:“在山沟里待这么久,不觉得亏吗?”我望着窗外流光溢彩的街景,突然想起坑道里那盏暖心的应急灯,即使它没有霓虹灯的绚烂,却能在黑暗中守住最关键的光亮。于是,我平静地告诉他:“我已将青山深处的这种寂寞,化作一份无悔,一份无愧。无悔的,是我当初的选择;唯有无愧,才是真正的人生。”

如今,每当《通信兵之歌》在耳边回荡:“前进向前进,人民的通信兵。首长的耳目,军队的神经,银线连接雄狮百万,电波飞向大地长空……”我依旧会想起自己把青春奉献祖国大西南的巍巍青山深处,想起第一次触摸通信专业设备时的莫名紧张,想起在那坑道值守度过的无数日夜,想起那片由责任和忠诚织就的国防通信网络。

戎装虽卸,风骨长存

——忆九十八岁的抗美援朝老兵

周道

整理遗物时,指尖碰到几张照片。照片上的他,身着笔挺的军装,眉宇间透着威严与英气,眼神坚定如炬。那是年轻时的爷爷,一名曾跨过鸭绿江、在冰天雪地中保家卫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。如今,斯人已逝,享年九十八岁,但那股从战火中淬炼出的革命军人气魄,却透过泛黄的相纸,依旧震撼着我的心。

爷爷的一生,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一生。作为抗美援朝的老兵,他将青春献给了战场,将热血洒在了异国他乡。听他讲述战争故事,是我婚前最深刻的记忆。那时,我尚是一名现役军人,我们之间有着天然的共鸣。他讲起当年的艰苦卓绝,讲起战友的牺牲与坚守,语气平静却力量千钧。他说:“只要没牺牲,就继续战斗。”这不仅是他的信念,更是那一代志愿军战士的精神写照。

退役后的岁月里,爷爷保持着军人的本色。他为人正直,生活俭朴,身体硬朗得让人惊叹。直到九十六岁高龄之前,他依然能自理生活,打门球、搓麻将,闲时小酌一杯,享受着和平年代带来的安宁与富足。然而,岁月终究无情。随着年岁增

长,爷爷的身体逐渐衰弱,住进了疗养院。他没有留下遗憾,也没有过多的抱怨,只是静静地等待着生命的终点。离开的那一刻,他是安详的,仿佛完成了一场漫长的行军,终于得以休整。

看着照片中那个帅气、威严的青年,再回想老人晚年慈祥而坚毅的面容,两种形象在我心中重叠。他是历史的见证者,也是和平的守护者。他用九十八年的漫长人生,书写了一部关于勇气、奉献与爱的史诗。

爷爷虽已离去,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永存心底。那几张年轻时的照片,不仅记录了他的风华正茂,更铭记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。作为一名曾经身穿军装的亲人,我深知这份荣耀的重量,爷爷的风骨激励着我前行。

雄赳赳,气昂昂,跨过鸭绿江。这首歌或许会随时间淡去,但像爷爷这样的老兵,他们的名字和精神,将永远镌刻在共和国的记忆丰碑上,熠熠生辉。

深谷藏忠骨,星火耀罗霄

——攸县下田村将军湖三年红军游击烽火纪事

贺志伟

攸县莲塘坳镇下田村群山深处,一方山野洼地,承载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为坚韧的一段红色征程,此地便是将军湖。解放前,这里隐于荒岭,却因谷地平坦、地形隐秘,进退自如,成为深山游击的绝佳栖身要地。革命烽火弥漫之时,谭余保、段焕竞长期驻守此地领兵御敌、守护乡梓,百姓感念将帅护民之恩,亲切称其驻地为将军湖。

1935至1937年,在湘赣苏区最为艰难的游击岁月里,将军湖承担攸县第四区西部游击调度、队伍休整、情报中转、物资储运等核心任务。毗邻的下洞红军洞作为稳固后方,北向高楼丰家坳为前沿屏障,一湖、一洞、一隘互为支撑、联动攻防,构筑起茶攸莲游击走廊攸东片区完整的红色防御体系。

危局立点:绝境择谷,深山锚定游击核心

1934年红六军团西征,湘赣苏区主力撤离。1935年6月,边区叛徒泄密,白色恐怖笼罩罗霄山全境,留守革命力量被迫退守深山绝境坚持斗争。攸东银坑、高楼、下田、嵩山、滑泊等地山林广袤、沟壑纵横,成为湘赣边区仅剩的革命缓冲地带,统归攸县第四区苏维埃管辖。

1935年7月,谭余保在茶攸莲三县交界棋盘山召开紧急干部会议,重建湘赣临时省委与游击指挥体系,成立茶攸莲中心县委,精准选定下田谷地作为攸东西部游击专属中转支点。

紧邻谷地的下洞红军洞洞道交错、隐蔽性极佳。苏区骨干朱成美扎根洞内三年,全面负责群众动员、粮草储备、伤员救治、情报联络等工作,让溶洞成为攸东山区稳定可靠的“洞内红色衙门”。

将军湖战略区位优势得天独厚,东北连通嵩山、茶陵,西南直达高楼、下龙口,山道四通八达,密林遮蔽幽深。战时可机动奔袭、分路抗敌,遇重兵围剿则快速疏散,隐入山林溶洞。在红军无村镇依托、物资极度匮乏之艰难时期,这片谷地成为攸东游击斗争的指挥中枢。谭余保常驻此地研判战局、发动群众;段焕竞率主力驻守整训、调度前线,攸东全域游击布局皆以此为圆心铺展开来。

一湖枢纽:串点成网,全域织密红色脉络

谭余保、段焕竞以将军湖为核心,联动红军洞、高楼隘口,构建起“居中调度、后方依托、前沿阻敌”的立体化游击体系,将茶攸莲边界零散红色点位串联贯通,形成闭环作战格局。

山间隐秘古道避开敌军关卡,成为三县游击力量互通往来的重要通道。段焕竞常年征战留有腿伤,不宜长途奔袭,多在谷地就近坐镇指挥,稳固攸东游击前沿防线。

谷地同时承担关键物资中转职能,前线缴获枪械、民间征集粮草、战场负伤战士在此集拢,一部分送入红军洞储备养护,一部分输送至滑泊、茶陵各游击小队,为深山游击持续提供保障。

深山取水艰难,乡中老弱取水尤难。红军每日入山挑水助民,只为村民水缸添至半满,预留余量以备雨雪旱季。细微举止,彰显红军爱民自律的纯粹初心。

游击队在山林设置简易暗号:路边堆柴代表安全可驻,倒扣竹筐代表敌剿将至、即刻转移。地下联络员以将军湖为中转节点,昼耕夜行、传递敌情,收拢失散战士,边区重要会议与机密部署,均在谷中茅草屋内秘密开展。

高楼丰家坳是攸东游击区咽喉要道。1935年秋冬、1936年春,地方保安团两度重兵设卡,企图切断红军联络通道。游击队在高楼祠堂一线展开阻击战,依托山地隘口浴血死守,阻击迟滞敌军推进,保全游击阵地。

战事过后白色恐怖依旧严酷,当地百姓不惧风险,深夜自发入山,收殮二十余具无名烈士遗骸合冢安葬,高楼红军烈士墓自此矗立山野,永悼忠魂。

这片红色热土更留存吴氏三兄弟满门忠烈的佳话。长兄吴刘金庭负责高楼、下田的情报转运,被捕殉义;二哥吴刘石

其转战井冈山,二十四岁血染疆场;三弟吴刘瑞章任红军独立师班长,牺牲于莲花战场。一门三杰,以身许国,成为攸东大地不朽的精神丰碑。

驻湖鏖战:深山周旋,风雪铸就军民同心

1935年冬至1936年春,是湘赣三年游击战争最为艰苦的阶段。敌军封锁进山要道,持续清剿扫荡,欺压百姓,企图彻底扑灭边区革命力量。

面对极端劣势与残酷围剿,谭余保、段焕竞依托山谷、溶洞、密林等复杂地形分工御敌。遇敌军大规模包围搜山,谭余保带领文职干部、伤病人员就近隐蔽休整,对接棋盘山县委统筹全局;段焕竞率精干小队化整为零、迂回穿插,在外围袭扰牵制、打乱敌阵,多次成功跳出包围圈,最大限度保全革命有生力量。

谭余保常在谷间接待群众,宣讲革命道理,唤醒民众觉悟。大批周边山区青年受感召投身队伍,为游击斗争持续注入新生力量。

1935年隆冬大雪封山,山道冰封、粮草断绝。游击将士宁采野菜野果充饥,绝不惊扰百姓分毫。乡民自发筹集杂粮,踏冰冒险送入深山接济队伍。风雪绝境之中,军民患难相守、生死与共。乡人为铭记将帅驻山护民之恩,将这片谷地尊称为将军湖。

湖载峥嵘:岁月沉淀,一方谷地藏尽风华

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,湘赣三年游击斗争迎来转折。初夏,谭余保、段焕竞重返将军湖,踏勘旧营、清点物资、凭吊英烈,召集骨干部署后续隐蔽工作,嘱托守山人员长久守护深山交通线,留存边区革命火种。

1938年,湘赣游击武装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。段焕竞率部奔赴苏南抗日前线,屡立战功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授予少将军衔;谭余保留守湘赣边区,持续稳固党组织、守护乡土群众。将帅奔赴新征程,唯有这片谷地静静留存着绝境坚守、浴血抗争的峥嵘记忆。

八十余载岁月流转,硝烟散尽。下洞红军洞、高楼烈士墓已完成修缮保护、史料挖掘,获评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常年接待研学与祭扫群众。相较之下,作为攸东游击核心指挥原点的将军湖,因史料挖掘不足、宣传缺位,无展示载体,长期隐于深山,故事仅靠口耳相传,珍贵红色资源始终未能系统化亮相、规范化定级。

三地遗址山水相连、史实同源,共同构成完整的攸东红色游击环线。每至清明与党史学习教育时节,寻访者循古道入山,探秘洞、祭英烈、观谷地,重温那段军民同心、坚守不弃的烽火岁月。

风过罗霄,青山无言见证峥嵘;岁月沉淀,深谷藏尽忠魂和风骨。当年散落山野的点点星火,历经八十载赓续不息,早已化作攸州大地生生不灭的红色力量,润泽后人、永续传承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《段焕竞回忆录·坚持在湘赣边区》、莲花棋盘山会议官方档案、《湘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料汇编》。
- 《攸县红色革命史料汇编(莲塘坳银坑卷)》《茶陵县人物志·段焕竞传》。
- 《中国军网》和《株洲日报》有关茶攸莲游击区、攸东三年游击斗争专题报道。